

# 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陈 燕

(西昌学院 文教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分两个部分讨论四川西昌方言中的量词问题。第一部分对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量词进行描写和分析,第二部分详细描写西昌方言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些特殊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1)“A+M”、(2)“A+M+A+M”、(3)“n+M+n+M”、(4)“M+是+M”、(5)“M+打+M”、(6)“n+打+n+M”、(7)“M+把+M”、(8)“M+把”、(9)“M+把+两+M”等九种格式。

**【关键词】**西昌方言;量词;特殊量词;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H1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05-04

西昌方言的量词比较丰富,多数量词在词形、意义和用法上和普通话基本相同,如“斤、寸、个、件、双、套”等,但也有部分量词和普通话不一样,如“坨、墩、撑、牙”等,或者是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普通话存在差异的,如“窝、匹、笼、杆”等,而这些特有的或存在差异的量词正是西昌方言的特色。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是西昌方言比较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而且,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有九种之多。下面,本文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描写分析。

## 一、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

西昌方言中有部分量词是普通话没有的,或者是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普通话存在差异的。下文将分别描写。

### (一)和普通话不一样的量词

#### 1.“坨”[t' o<sup>52</sup>]

“坨”主要用于块状或团状的事物,相当于普通话的“块”“团”或“堆”。如:

- (1)我买了两坨五花肉。
- (2)这坨面可以做二三十个馒头。
- (3)他把纸揉成一坨,丢在地上。
- (4)这小狗这儿拉一坨屎,那儿拉一坨屎。

#### 2.“撑”[t s' ən<sup>33</sup>]

“撑”相当于普通话的“张”,主要用于床铺。

如:

- (5)这间屋太小,只能放一撑床。
- (6)他又买了一撑床。
- (7)这撑铺比那撑铺大。
- (8)这撑铺可以睡几个人?

#### 3.“牙”[ia<sup>11</sup>]

“牙”主要用于被分割成几块的事物,相当于普通话的“块”。如:

(9)他把梨分成四牙,一人吃一牙。

(10)这蛋糕可以分成八牙。

(11)你一牙一牙地吃,不要呛倒了。

(12)这一牙苹果好大哦。

#### 4.“泡”[P' a<sup>33</sup>]

“泡”主要用于排泄物,相当于普通话的“堆”或“口”。如:

(13)这条狗在院子里拉了一泡尿。

(14)是哪个在这儿拉了一泡屎?

(15)他吐了两泡口痰在地上。

(16)他朝小李的脸上吐了两泡口水。

#### 5.“墩”[tən<sup>33</sup>]

“墩”主要用于方形的且带有一定厚度的事物,或用于建筑物,相当于普通话的“块”或“幢”。如:

(17)这墩豆腐太老了,我要嫩点儿的。

(18)那么大一墩肉,起码有二十斤。

(19)这墩房子太旧了。

(20)他们单位才修了一墩楼房。

#### 6.“抱”[pau<sup>11</sup>]

“抱”主要用于两臂能够合围的物体,相当于普通话的“捆”。如:

(21)你到院坝头去抱一抱柴来。

(22)一抱柴烧不倒一会儿就烧完了。

(23)他抱了两抱衣服去洗。

(24)这一大抱书才卖了两块钱。

#### 7.“筒”[t' uŋ<sup>52</sup>]

“筒”主要用于圆筒状的事物,相当于普通话的“块”“卷”或“节”。如:

(25)这筒木料可以用来做个衣柜。

(26)一筒纸用不倒用不了几天就没得<sub>有</sub>了。

(27)他买了四筒甘蔗,一人吃两筒。

收稿日期:2014-07-2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课题“西昌汉语方言句法研究”(项目编号:13SB0252)。

作者简介:陈燕(1978-),女,四川西昌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史、方言研究。

(28)这筒爆米花好多<sub>多少</sub>钱?

“筒”有时可用于人,相当于普通话的“个”。

如:

(29)你这么大一筒,还好意思哭。

(30)他都那么大一筒了,你还再惯实<sub>迁就</sub>他。

这个“筒”前面的数词只能是“一”,且其后不能带名词,含有贬义。

#### 8.“扒拉”[P‘a<sup>33</sup> na<sup>33</sup>]

“扒拉”主要用于成串的、成堆的抽象事物(多指琐碎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话),相当于普通话的“堆”。如:

(31)我得立马<sub>立刻</sub>走了,屋头还有一扒拉事情等<sub>等着</sub>我。

(32)人倒是多,就是没得一个愿意管这一扒拉事。

(33)他说了一扒拉牢骚话,就没得两句有用的。

(34)你说一扒拉废话也不管用。

“扒拉”只能和数词“一”构成数量短语,表示事情(话)多且琐碎。

### (二)意义、用法上与普通话存在差异的量词

西昌方言中有部分量词和普通话量词用词相同,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却存在差异。下文具体描写。

#### 1.“窝”[o<sup>33</sup>]

普通话量词“窝”主要用于一胎所生或一次孵出的动物,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植物(多指粮食作物),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棵”或“株”,或用于人(用于人时常用重叠形式“一窝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伙”。如:

(35)我买两窝大白菜就花了八块钱。

(36)楼底下刚种了几窝香樟树。

(37)你去把菜地头<sub>里</sub>的那几窝草拔掉。

(38)这一窝窝人藏在房间头赌博。

#### 2.“笼”[nuŋ<sup>52</sup>]

普通话量词“笼”主要用于笼装的东西,作容器量词,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丛生的植物或笼状的事物。如:

(39)后院种了五笼竹子。

(40)秧田头长了好大一笼稗子。

(41)他买了一笼心肺回去喂狗。

(42)这笼小肠装不倒几斤香肠。

#### 3.“匹”[P‘i<sup>32</sup>]

普通话量词“匹”主要用于牲畜和布匹,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长条状、块状的事物,或用于山坡。如:

(43)他和小王打架,结果打断了一匹肋巴骨。

(44)你去找几匹砖来垫一下脚。

(45)他家房顶上换了一匹彩钢瓦。

(46)这匹山光秃秃的,树都不长一窝。

#### 4.“头”[t‘əu<sup>52</sup>]

普通话量词“头”主要用于牲畜或似头的物体,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人的身高,指一个头那样的高度。如:

(47)你比他高一头。

(48)这个娃儿今年很长了一头。

(49)你要再长一头就有1米8了。

(50)好久不见了,你居然长了那么高一头。

这个“头”前面的数词只能是“一”,且其后不能带名词。

#### 5.“台”[t‘ai<sup>52</sup>]

普通话量词“台”主要用于戏曲或机器,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酒席。如:

(51)这台酒席办得闹热得很。

(52)一天就吃三台酒,实在吃不起。

(53)今天办这台酒就花掉几大千。

(54)办台油大<sub>酒席</sub>要花好多钱嘛?

#### 6.“根”[kən<sup>33</sup>]

普通话量词“根”主要用于细长的东西,而西昌方言还可用于路、凳子等。如:

(55)大路旁边有根小路。

(56)这根田坎太窄了,不好走。

(57)你去上街的话,顺便买几根凳子回来。

(58)这根凳子少了一条腿。

#### 7.“架”[tʃia<sup>11</sup>]

西昌方言量词“架”和普通话一样主要用于有支柱的或机械的东西,但范围比普通话广,还可用于梯子、手表等。如:

(59)她买了架自行车。

(60)路边停了一架大卡车。

(61)那个小偷顺倒那架梯子就爬倒十楼偷东西。

(62)你买这架表好多钱哦?

## 二、西昌方言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西昌方言量词有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A+M”“A+M+A+M”“n+M+n+M”“M+是+M”“M+打+M”“n+打+n+M”“M+把+M”“M+把”“M+把+两+M”。这些用法不见于普通话,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 (一)“A+M”

西昌方言量词M可以受形容词A修饰,构成“A+M”结构,表达两种意思。

1.指明主观量大或小。如:

(63)我买了一大瓶矿泉水。

(64)他每顿要吃三大碗饭。

(65)给我一小张纸就够了。

(66)一大群人围倒在这儿看热闹。

M只能是物量词(度量词和部分集合量词“双”“对”“副”等除外),用来指明事物的数量,但必须前加数词,后带名词,构成“n+A+M+N”结构,在句中作定语、宾语和主语。同时,A仅限于“大”或“小”。这种用法和普通话相同。

2.描写事物的形态。如:

(67)昨天买的米长颗些。

(68)细根的面条才好吃。

(69)买折耳根要买胖根的。

(70)不要把排骨宰得太大坨了。

M只能是物量词(度量词和部分集合量词“双”“对”“副”等除外),表明事物存在的形态,而不表示事物的数量。M前不能加数词,后不带名词,构成“A+M”结构,在句中作谓语、定语、宾语和补语。作定语时,“A+M”后必须带上结构助词“的”。形容词A的范围比“n+A+M+N”结构中的A要广一些,可以是“长、短、粗、细、胖、瘦、圆、大、小”等。

## (二)“A+M+A+M”

从组合上看,“A+M+A+M”是描写事物形态的“A+M”的重叠形式;从表达上看,“A+M+A+M”是“A+M”的强调形式。如:

(71)昨天买的米长颗长颗的(家/家的)。

(72)细根细根的(家/家的)面条才好吃。

(73)买折耳根要买胖根胖根的(家/家的)。

(74)不要把排骨宰得大坨大坨的(家/家的)。

(75)你大口大口的(家/家的)吃嘛!

“A+M+A+M”结构在句中作谓语、定语、宾语、补语和状语,且作句子成分时必须带结构助词“的”或“家/家的”。

## (三)“n+M+n+M”

西昌方言和普通话数量结构都有“n+M+n+M”的重叠形式,但二者不完全相同。普通话“n+M+n+M”中的n仅限于“一”,如“一个一个地走”“一座一座的山”,而西昌方言“n+M+n+M”中的n不受限。如:

(76)这书有点儿重,你两本两本的(家/家的)拿。

(77)他买肉都是五公斤五公斤的(家/家的)买。

(78)你两下两下的(家/家的)吃了,我好收拾碗筷。

(79)这些飞机二十架次二十架次的(家/家的)飞。

M可以是物量词、动量词、复合量词,“n+M+n+M”在句中作状语,表动作行为的方式。同时,“n+M+n+M”后必须带结构助词“的”或“家/家的”。

## (四)“M+是+M”

西昌方言量词M可以构成“M+是+M”结构,表达两种意思。

1.客观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或描写事物的存在状态。如:

(80)他切的菜坨是坨的,不晓得囊个怎么煮。

(81)饭要口是口的吃,不要狼吞虎咽的。

(82)把肉切成片是片的,我要炒青椒肉片。

(83)捆是捆的葱遍地都是。

M主要是物量词,“M+是+M”在句中作谓语、状语、宾语或定语,意思和“一+M+一+M”相同。如例(80)“他切的菜坨是坨的”即“他切的菜一坨一坨的”。

2.主观认定动作行为的方式或事物状态好,有明显的褒奖义。如:

(84)我卖的菜窝是窝的,他还嫌不好。

(85)这些石榴个是个的,还怕卖不出去索。

(86)他的刀工太好了,把这条鱼片得片是片的。

(87)今年的粮食种得好,打出来的米都颗是颗的。

M主要是物量词,“M+是+M”在句中只能作谓语。有时,“M+是+M”前可带状语“都”,强调所描写的事物很好。

## (五)“M+打+M”

西昌方言量词M可以构成“M+打+M”结构,表示主观量多。如:

(88)他家人多,买味精都要公打公斤的买。

(89)这个娃儿太讨厌了,个打个都要骂他。

(90)你们家也太浪费了,碗打碗的菜就倒掉了。

(91)给你说了遍打遍,你就听不懂索。

M可以是物量词、动量词,且当M是双音节的度量衡单位量词时,前一个M只出现第一个语素,如例(88)。“打”是西昌方言的助词,用来连接两个量词,表示主观量多。“M+打+M”结构在句中作状语、主语、定语或宾语。

## (六)“n+打+n+M”

西昌方言量词M可以和数词n、助词“打”构成“n+打+n+M”结构,表示主观量多。如:

(92)你一次就买三打三件衣服,他当然不高兴了。

(93)你两打两件地脱,当然要感冒了。

(94)二打二十一天都不休息,大家都遭不住了。

(95)他今年三打三十岁了,还连个女朋友都没得。

(96)你去过五打五回还找不到路哇。

M可以是物量词、动量词。当n是十以下的基数(不能是“一”)时,两个n相同,如例(92)。当n是十以上的基数时,前一个n是基数词的最高位数,如“二打二十一天”“三打三百三”“四打四千五”等,这时,量词M通常只能是物量词,而且常常省略。“n+打+n+M”结构在句中作定语、状语、主语、谓语和宾语。

(七)“M+把+M”

西昌方言量词M可以构成“M+把+M”结构,表示主观量少。如:

(97)大多数人都比较自觉,只有个把个不自觉的。

(98)他卖东西爽快得很,角把角钱都不收。

(99)从这儿到那儿最多有公把公里远。

(100)你去回把回还行,回回都去怕要不得哦。

M可以是物量词、动量词,且当M是双音节

的度量衡单位量词时,前一个M只出现第一个语素,如例(99)。“把”是西昌方言中的助词,用来连接两个量词,表示主观量少。“M+把+M”在句中作主语、定语、状语或宾语。

(八)“M+把”

“M+把”结构是“M+把+M”结构的省略形式,仍表示主观量少。如:

(101)每天喝点把酒没得关系。

(102)他一年回家住天把。

(103)一个月至少要去爬回把。

(104)我一年四季在家吃顿把。

M只能是单音节的物量词、动量词,“M+把”在句中作定语、宾语。

(九)“M+把两+M”

“M+把两+M”结构可看作是“M+把+M”的扩展式,在语义和语用上与“M+把+M”结构相同,更强调主观量少。如:

(105)大多数人都比较自觉,只有个把两个不自觉的。

(106)他卖东西爽快得很,角把两角钱都不收。

(107)从这儿到那儿最多有公把两公里远。

(108)你去回把两回还行,回回都去怕要不得哦。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一舟,张清源.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2]郑剑平.试论西昌方言的“X打X(Y)+L”格式[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3]郑剑平.试论西昌方言的“X把Y”格式[J].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4]张一舟.成都话量词的两个语法特点[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9).  
[5]张一舟.成都话主观量范畴的特殊表达形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6]张一舟.成都话“一+量词”的省略式使用情况考察[J].方言,2001(1).

On The Special Quantifiers and Its Special Presentation of Xichang Dialects

CHEN Yan

(School of Culture Media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paper talks about the quantifiers of Xichang dialect of Sichuan Province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and analyses some special quantifiers difference from mandarin and the second part depicts the special presentation of Xichang dialects' quantifiers in detail, which can be summed up into (1)“A+M”、(2)“A+M+A+M”、(3)“n+M+n+M”、(4)“M+是+M”、(5)“M+打+M”、(6)“n+打+n+M”、(7)“M+把+M”、(8)“M+把”、(9)“M+把+两+M”these nine formats.

**Key words:** Xichang dialect; special quantifiers; special presentation of quantifiers

(责任编辑:周锦鹤)